

中篇小说集

可春辉 著

兰
花
因
怨

LAN HUA YIN YUAN

作家出版社

中篇小说集

兰花因怨

可春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兰花恩怨/可春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7
(中国作家丛书)

ISBN 978 - 7 - 5063 - 4007 - 6

I. 兰… II. 可…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9551 号

兰花恩怨

作者: 可春辉

责任编辑: 王 征

装帧设计: 通感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 202

字数: 213 千

印张: 9.25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7 月第 9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007 - 6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卖鲜花的“些标” 1

目 录

卖鲜花的“些标” 1

古滇王国的一支后裔流落到了美丽富饶的红河流域。从此，自称花腰傣的人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太阳厚爱而神秘的地方繁殖生息，创造了绚丽独特的民族文化，其中包括被世人仰慕和神往的东方情人节——花街节。这不，服饰华贵艳丽，面色腴腆文雅的“些标”——表姐，在昆明闹市兜售被家乡人不屑一顾的肥料花——金光菊开始，揭示了东方情人节神秘的面纱和古朴的乐趣，展示了元江岸边美丽的风情和无尽的资源，讴歌了异国青年甜美的爱情和真诚的合作开发

兰花恩怨 59

都说兰花是绿色的股票，一小株不如韭菜食用价值高的兰草，被人们无限度的、甚至是疯狂地追捧炒作到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任何行当都是有风险的，利润越高风险越大，利润到百分之二三十以上，



就有坑蒙拐骗，利润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就有刀光剑影。这不，表面风光优雅的兰花人，个中的尔虞我诈、欺骗利诱，只有行内人自己才清楚明了。主人公金海岸，一个前途无量的歌舞团青年演员，在兰市里时浮时沉、悲欢离合，真实地告诉人们兰界中的酸甜苦辣……

悲哀的树 127

都说当官逍遥自在名利双收，很多人削尖了脑袋不顾一切地往上爬。其实。任何事情都得看到它的两面性，有风光体面的形象，就有艰辛险阻的阴影。方鸣当上了副乡长了，可他不能阿谀奉承欺上瞒下，也不会随波逐流左右逢源，等待他的是一些人的阳奉阴违和无法无天的人们特意为他设置的一串串暗沟陷阱，使他险象环生、步步惊险，最终……

风里柳絮飘 陈迅 227

卖鲜花的“些标”



每个人心里都有多多少少的一些秘密，都有或多或少不好表白的隐私，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也许已经淡忘了，不再成其为秘密，也不再成为隐私。而我心中的这点秘密和隐私，却始终萦绕在我心中，长久挥之不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活跃和清晰。

我从懵懵懂懂的知道一些男女之情的少年开始，我、我就一直魂牵梦绕地暗恋着我的“些标”（俚语：表姐）。

以致到了我谈情说爱的时候，



都以我的阿花“些标”的婀娜多姿为前提，以我阿花“些标”的音容笑貌为标准，去审视、去衡量对方，使我吃尽了不少苦头。后来，我无法抗拒内心的这种煎熬，大胆地向我的“些标”讲述了内心的折磨，深谙情理的“些标”没有责怪我，只是绯红着脸腼腆地说：“表弟！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啊！”

听了“些标”的话，看着她羞涩的样子，我释放了重负畅快了许多的内心又泛起了一阵阵的涟漪。

其实我的这点秘密和隐私现在看来也算不了什么，或者就算不得什么秘密和隐私，最多只能当茶余饭后的话题，只是难于启齿而已，不过我也不觉得丢人，反而佐证了我少年时期出众的审美能力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憧憬。

在我初三的寒假里，父母为了培养我的独立能力，把我送上飞机后让我一个人来到了昆明机场。我背着硕大的旅行包打的赶往汽车长途客运站，机场迎宾路上两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倒也司空见惯了，只是绿化带上鲜艳的鲜花、清脆的绿树和茸茸的青草让我心情振奋如坐春风，我就像游览在美丽的异国天堂。

这里，毕竟是名副其实的春城，和北国茫茫的白雪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我想，这里现在一定不如我“些标”家乡的红河谷那么神奇美丽。

我来到汽车客运站顺利买到了开往元江的车票。一看，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我便走出车站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流动。这里就在火车站附近，昆明站三个字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显得格外鲜红，难怪这里人来人往人头攒动。

不远处，我看见有很多人拥挤在一起，其中还有一个年轻



的欧洲白人，好奇心驱使我走了过去。

只见人们一个个小心谨慎地手捧着一束束鲜艳的黄花走出人群。啊！原来是有人在卖花。在春秋季节卖花人们一定习以为常，但是在隆冬时节卖花就有点奇特了。我悠闲地站在附近看热闹。

买到鲜花的人们慢慢的散开了一些，我突然眼睛一亮，看见站在人群中间卖花的是一个穿着花腰傣服饰的仆少（少女），我心里格登了一下，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这个傣族少女明眸皓齿娇艳俏丽，在玲珑腼腆的脸庞上，一对浅浅的酒窝随着笑意微微蠕动，使人久看不厌。她头戴一顶边沿上翘呈碟状的笠帽，笠帽微微向前下方倾斜，别人平视时正好遮挡了脸部的一半，更体现了傣族少女腼腆优雅的特性。她的上衣可以看出是明显的两件，一件为贴身内衣，另一件为无钮外衣。内衣圆型小立领，左衽无袖，长及腹部，领边和下摆边沿都缀有宽窄不一的一排晶莹闪亮的细银泡，银泡中间还缀有银穗。外衣无领无钮，比内衣还短，仅仅覆盖胸部，襟边和下摆边镶一条刺绣花饰，袖口细长及手腕，下半截镶嵌着红黄绿白相间的彩条。腰间缠着一条彩色系裙。下身穿三条筒裙，裙摆绣有彩色花边，从里到外一条比一条向上略略提高，正好使裙摆形成一个视角度，让一条条色彩艳丽的花边像波澜起伏的江河。她脚上穿着一双高筒的黑色皮鞋，替代了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绑腿。

这个仆少穿着华丽俊俏身材苗条，她在不停地递花收钱，忙得不亦乐乎。

我突发奇想，她要是我的阿花“些标”该多好！不过，我



越看她的笑脸，越感觉好像似曾相识。但我始终不能和她把我记事时记忆中的“些标”联系在一起，那时候的小“些标”也穿着这样合体的傣族服装，整天抬着一根小竹竿屁颠屁颠地跟在外婆后边放鹅。

过了好一会儿，这个仆少身边的鲜花已经所剩无几，买到和没有买到鲜花的人们慢慢退去，只有那个老外也和我一样站在近处看着她。仆少麻利地收拾好她的物品，时而从她的挎包里掏出一块手绢揩擦额头上沁出的细微汗珠。

看着仆少就要走开，那个老外也不失时机地走上前和她说话，我在不远处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看见仆少不停的向他摇头，表现出些许的歉意，便匆匆地离开她卖花的地方。

眼看仆少就要走出我的视线，我心里顿时空落落的若有所失，我急中生智，赶忙拿出手机拨通了妈妈留给我的舅舅的手机号码。

这时，仆少也边走边从她的挎包里拿出手机接听。此时，我的心里十分激动，我的心好像就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仆少：“请问你找谁？”

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

仆少：“喂！请你讲话。”

我语无伦次，沙哑地回答说：“我是向仆！你是舅妈吗？”

仆少的声音也明显的兴奋起来，她大声地说：“仆仆！？我是‘些标’！真是你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被问得更加慌神：“我、我在火车站。‘些标’，你好！”

仆少：“我也在火车站啊！你在哪个位置？”

通过这番联络，完全可以肯定，不远处这个漂亮的卖花姑



娘就是我的阿花“些标”，我心里感到欣慰轻松了许多，我急忙说：“我就在你的斜对面。‘些标’！我都看见你了。”

仆少左顾右盼后也看见了我，她眼睛一亮，就起步向我跑来。“些标”跑动的样子也十分的优雅，轻柔的双腿快出大步一前一后地践踏在路面上，持有鲜花的双手在空中飘摇，一头秀丽的长发迎风摆动，她衣服上的银泡相互摩擦发出稀稀唰唰的悦耳声，腼腆的脸上更是激情动人。

这个仙女般翩翩飘飞的情影，永远地烙印在了我懵懵懂懂的情爱之怀。

我不安分地想入非非，飘然而来的仆少就要像久别重逢的情侣和我久久拥抱在一起甚至接吻抚摸，当然，她或许她就要形同路人似地从我的身边香飘而过，拥入别人的怀抱。

正在我心神不定地胡思乱想的时候，她戛然而止，稳稳当当地站在了我的面前。我的“些标”没有拥抱我，也没有从我的身边飘过，她高兴地扶着我的双肩轻轻的摇了摇，笑容可掬地说：“呀！表弟，你都长那么高了？真是表弟吗？”

我不知所措，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此时我的脸色一定十分的绯红。一句“你真漂亮”的赞美语憋在嘴边始终没有说出口，只是极不自然地喊了一声：“些标！”

她急促而轻柔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脸上，身上的清香一阵阵扑鼻而来，我的心里又多了一些心猿意马。她没有从我身边溜过我感到无限的庆幸，又为没有得到她的拥抱而微微感觉失落。

“些标”自然地把手中的鲜花递给了我，然后卸下我背上的旅行包挎在她的身上，说：“走！咱们回家吧。”

我木然地跟在“些标”身后走向长途汽车客运站。



“些标”的背影也非常的漂亮，我时而举起手中的鲜花看看闻闻。我不知道这种开了十多个花瓣的鲜花叫什么名，花瓣排列得有些像向日葵，花蕊也排列圆润内翘。眨眼一看，色泽金黄艳丽，十分富态清秀。但是，我就不觉得这种花有我“些标”漂亮，再闻闻花香，气味太浓烈，缺少“些标”身上那种沁人心肺的清香。

“高快”在高速公路上平稳匀速地前进，我的心里像路边瞬间掠过的景物那样不能平静。

我手捧鲜花坐落在“些标”的旁边，“些标”身上散发出来的少女芳香一阵阵的刺激着我最敏锐的嗅觉器官，使我全身感到不自在，好像“些标”就是一团火，把我内心烤得火烧火燎。我尽量保持镇静，时时把鲜花送到鼻子下嗅闻，尽可能驱除人体气息的侵扰。“些标”几次笑着劝我把鲜花丢弃，我始终尴尬地紧紧捧在手上。

我无话找话地问：“这是什么花？”

“些标”：“这花叫金光菊！”

我又问：“它很名贵吗？”

“些标”摇了摇头说：“哪里！这是普通的花卉，在我们那里大家都叫它肥料花。”

我不解地看了看“些标”。

她笑吟吟地说：“金光菊原产于北美，为菊科金光菊属，为多年生草本花卉植物。枝叶粗糙，植株可达1米多高，叶片较宽且厚，边缘具有较密的锯齿形状，头状花序生于主杆之上，舌状花单轮，既有倒披针形而下垂，也有上翘花瓣。花瓣长3厘米左右，花展开度为3—7厘米，根据花色和形状大小可分成

三十多个品种。金光菊在我们那里冬季开花。盛花期花朵繁多，繁花似锦，光彩夺目，开花期长、落叶期短，能形成漫山遍野的花海景观，还可做切花、瓶插之精品。”

我对“些标”流利的解释十分敬佩，由衷的赞叹道：“‘些标！’你对花知道的不少。”

“些标”微笑着不谦虚地说：“当然了！我可是农学院园艺专业毕业的。”

我：“这些是你栽种的吗？”

“些标”说：“不用栽。金光菊适应性很强，既耐寒、耐热，又耐旱、耐涝，虽说是草本植物，但又具有木本植物的特性，在我们那里田间地头，山脚路边无处不长。”

我：“你怎么想到拿来卖呢？”

“些标”笑得更甜了，她说：“今天主要是来接你的，我只是突发奇想地试试看。”

我：“那你感觉咋样？”

“些标”夸张地轻轻敲打几下装钱的挎包，神秘地说：“那还用说！”

我：“那你明天还来卖吗？”

“些标”想了想，说：“来！”

我：“刚才那个老外和你说什么？”

“些标”有些激动地说：“他想和我谈谈，他说他在荷兰也是搞园艺的。”

我看见“些标”兴奋，我心里多少有点吃那个老外的醋。心想，我的“些标”还要来卖花，多少也和那个老外有些关系吧！我不悦地沉默了下来。



“高快”已经穿梭在崇山峻岭间。在茂密原始的林中，随处可见开满粉红色鲜花的一棵棵树木，在一片片墨绿色的景色中分外夺目。它们不是一大片，而是像冬天夜空的繁星一丛丛一堆堆格外妖娆，也像仙人各居一处一样独自展现自己的美丽。我又为眼前的奇妙的景色兴奋了起来，问“些标”那是什么花。

“些标”：“那是野生櫻桃花。这种植物属落叶灌木，树高可到七八米，花粉红色，多朵排列成总状花序，苞片叶状，缘具盘状腺，果熟期为三四月，野櫻桃的根和果实都可以入药。”

仔细看，枝上挂满豌豆般大的花蕾，那粉嘟嘟鲜亮亮的小花朵缀满枝头。有很多你挨我我挨你争先恐后地开放着，一小朵、一团团，一串串地簇拥着，红红火火。野櫻桃花娇小平淡，朴实无华，在轻风中一片片无声地飘飘洒洒纷纷飘落。

我不禁想到了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的梅花，想到“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千古名句。在赞叹野櫻桃花隐居深山默默吐艳的质朴特性的同时，又为它名气太小而感到不平。

“高快”进入一个很长的隧道，车外的隧道灯光幽幽暗暗的，身边的“些标”更让人心猿意马。我不停地抬头正视前方，希望车子马上冲出隧道，立即结束目前的心理煎熬。

“高快”钻出隧道，眼前突然一亮，仿佛来到了一个美丽的绿色世界。

在四周高大的青山怀抱中，一个碧绿的坝子展现在眼前。这就是我经常魂牵梦绕的红河谷。从山间俯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红河谷就像一块翠绿迷人的玛瑙玉佩，迸射出神秘而



灿烂的光彩，波光闪闪的元江水就是这块玉佩秀丽的银链，不断的滋润和牵引着这块玉佩日益生机盎然。

不多一会儿，高快从山谷间驶上了横跨元江的世界第一高桥。在薄雾缭绕中，远处的青山缓缓移动，大桥下面的江水悠悠奔流，人们就像置身于腾云驾雾的半空中。

从特大桥上向东南方向望去，在不远处的一座平缓的山上，一片片惹人喜爱的芒果、荔枝、槟榔树丛树绿成荫，人们在其间建盖了许多风格各异，色彩艳丽的庭院，隐隐看见人们在这里休闲观光。

远处田野上一棵棵高大的树木已经绽放出鲜红的花朵，宛如万盏华灯、烘空尽赤，在这绿色的世界里相互映衬得艳丽夺目溢彩斑斓。

我渐渐平静的心思又被眼前迷人的景象掀起另一种激动。我忙问“些标”这是什么花。

“些标”：“想想！你还吃过用过这种花的。”

我随口猜了几种云南名花，“些标”都微笑着摇了摇头。

看我实在没辙了，“些标”才嗔笑着说：“你真健忘！这是攀枝花，它的花蕊可以做菜吃，花果内的絮丝白如棉花，人们喜欢用它做枕头或者坐垫，你不是也用过了吗？所以也叫木棉花。古人有诗云：‘不曾懒散不争先，恰到来春展俏颜。’而生长在我们这里的攀枝花却一二月份就可以开花。”

在我的一声声赞叹声中，我们来到了“些标”家的寨子口。

寨子座落在座落在一座高大巍峨的大山脚下，一幢幢平顶土楼不太整齐地依缓坡地势而排列，在绿树环绕中显得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后山上流下的一条清澈的溪水顺着寨子欢快地流向寨子



附近一片片平缓的农田，滋润着田里的甘蔗和香蕉林郁郁葱葱繁荣茂盛，路边地头随意而长的金光菊金黄灿烂，随着一阵阵清风，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清香。离寨子不远处就是蜿蜒而下的元江，淡黄色的江水日夜不停地奔流而下。夕阳西下，在淡黄色的阳光中，傣家土楼、绿树、鲜花、庄稼和谐而恬静，温馨而神秘。

我跟在“些标”身后走在寨子里整洁的水泥街道上，寨子里的人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棵棵篷大的榕树下、高大的酸角树和玛木树（芒果）下，孩子们嘻嘻哈哈地嬉戏追逐，年轻人们激情地在打牌下棋，年纪大的男人们多半抱着竹子做的水烟筒慢慢悠悠地吸烟，妇女们则安稳地坐在门口的花坛边不停地刺绣做手工。

“些标”的脸上始终笑靥妩媚，亲切地和大家打着招呼，年纪大的人都怜爱地叫她阿花，年纪比她小的都尊重地叫她阿花姐姐。她不时向人们介绍着我，我也不断地向人们表示问候。在这亲切热忱的氛围中，我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傣乡亲人的祥和娴雅。

“些标”家在寨子的最上边，房子是用土基砌起来的一楼一底两层楼，正房前面的两边还盖有两层楼的耳房，大门上边还建盖了一块宽敞的阳台，整个风格有些像汉族的四合院。房子一侧围墙内的空地上，用竹子槽沟从山涧渡下一条清清的溪水，在这里取水、洗衣物、洗澡都十分方便。

舅舅舅妈等到我们回来，自然十分的高兴，对我问寒问暖，格外关爱。他们都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舅舅中等身材，精干本分，脸庞清瘦显黑，上身穿黑色圆领对襟裳，裤子也是黑色

的打折裤，倒也感觉精明能干。舅妈穿一套简易的民族服装，虽然色彩没有“些标”的艳丽，饰品也没有那么纷杂，但是恰恰把舅妈勤劳俭朴的品性表现得恰如其分，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体态，开朗甜美的话语和笑脸，使我从“些标”身上仿佛看到了她年轻时候的美丽和光彩。

等我洗完脸，饭桌上摆满了一桌色香俱全的美味佳肴，其中就有我爱吃的腌鸭蛋、干黄鳝、鹅掌、鹅翅等等。

说笑声中，舅舅不停的催促我吃菜，舅妈和“些标”热情地把我碗里的菜搯得满满的。

舅妈：“知道你今天来，你舅舅把二十多只大鹅都杀了，你可要多吃点！”

看着我迟疑，“些标”又搯了一只肥硕的鹅掌堆在我的碗里，说：“吃吧！今天就是吃大鹅的边角废料。”

我忙问：“那大鹅肉呢？”

“些标”现在只顾着吃。

舅妈：“都已经砍成肉块腌进土罐里了。”

舅舅端起酒碗勇猛地喝了一大口，有滋有味的咂咂嘴，指了指饭桌上的一碗肉，说：“这就是去年腌制的大鹅肉，你尝尝味道咋样？”

我答应着搯了一块放进嘴里，酸辣辛麻顿时满嘴乱窜，嗓子眼里痒痒的，刺激得我差点泪涕齐下。为了表现我的小男子汉气质，也为了尊重眼前的亲人，我忍受着刺痛，不停地咽着唾液嚼肉块，慢慢地，柔韧的鹅肉散发出满嘴的香甜，感觉越嚼越有味道。舅舅舅妈打量着我的表情，“些标”嘴里含着饭噗嗤地笑了起来。



“些标”：“谁叫你那么饿佬！腌鹅肉要和饭一起慢慢品味。”

听后，我的脸上微微的火热，也许是腌鹅肉的味道刺激所至，也许是我的鲁莽羞涩所为，我呵呵地笑了起来，他们也哈哈大笑，全家人开怀的笑声飘满了房间里，洋溢飘荡在房顶上空。

第二天早上，我还想在温暖的被窝里好好的睡个懒觉，房子外树上的鸟儿唧唧喳喳的叫得很欢，地上的鹅群嘎嘎地叫着追逐嬉戏，公鸡们一声高过一声的鸣叫就像声乐比赛，远处传来人们的吆喝声和牛铃的叮当声。这种独具乡土气息的乡村交响曲让我实在不能继续贪睡，让我心里充满一阵阵的兴奋，身上活跃一股股跃跃欲试的动力。

我翻身下地快速穿好衣服开门出来，这时和熙的朝阳已经铺满大地。

只见寨子下边阡陌纵横的绿色田野里，最入眼的是一群群活跃的白鹭，它们或列队飞翔，或在田边地头欢腾戏耍，或伸长脖子一耸一耸地紧跟在田里劳作的人群后边觅食，它们和勤劳的傣族群众组合成了人勤春早祥和优雅的田园风景画面。可我昨天启程的北方还是冰天雪地的茫茫世界啊！我为大自然的神奇和多彩而赞叹。

舅妈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只见她聚精会神地缝制一件艳丽的衣服。她见我走过来，笑嘻嘻地问候我。

看见舅妈手中的漂亮衣服，我心中有了话题，问：“你在做衣服啊？”

舅妈：“是啊！花街节就要到了，我给你“些标”赶做一